

# 今天我给皇上下药成功了吗？

不过很快我又蹲到一个机会。

距离皇上记忆中的我上一次给他下药，已经过了好久。

他或许是被我的愚蠢骗到，也或许是觉得我长大了，也到了该要脸的年纪，就真的放松了警惕。

但是他不知道，我不要脸，我要当太后！

说下来，这次真是天助我也，那天正好赶在盛虞澜三周年祭礼，正是他心里防线最脆弱的时候。

我还故意打扮成了盛虞澜的样子，虽然并没有那么像，但是骗一个被下了药的人足够了。

他一开始以为自己见鬼了，但是不仅没有跑，反而泪流满面的抱紧了我。

这正中我下怀。

但他真不是个男人，春药搞得他面红气喘，却硬生生忍着，只喃喃叫着盛虞澜的名字。

可情欲是你想忍便能忍住的吗？

也许能。

但春药不能。

纵情香作为春药届里的顶流，人家不要面子的吗？

今天要让你忍住了，它以后要如何在其它春药面前立足？

以后情丝绕怎么看它？

合欢散又怎么看它？

但他令慈的！这老小子还真忍住了！

可我也是有尊严的，我不能白忙活一场，这床，你上也得上，不上也得上！

一个多月之后，我怀崽了。

常规操作，尽在掌握，我立马赏了太医全家。

可皇上看起来很忧愁，觉得自己的皇位摇摇欲坠了。

但他敢怒不敢言，一是因为我爹，二是因为理亏，毕竟一个皇帝，不能开枝散叶，要你何用？

又过了九个月，我一举得男，还是双胞胎，刺激吧！

但皇上这下却不愁了，反而高兴坏了，又赏了太医全家。

我有点同情他，他这是被刺激疯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双胞胎是没有继承皇位资格的。

这下轮到我疯了！

但我会这么认输吗？

当然不会！

无精生崽难以攻克，俩孩儿选一个还不容易吗？

况且我一向是个冷血无情的人，这个选择对我来说一点不难，尤其是他俩本来就是我从宫外抱来的。

混淆皇家血脉，刺激吧？

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

上次下药之后，丫鬟老是劝我多拜拜送子观音。

可我觉得求人不如求己，虽然送子观音能送崽，但是她能把别人的崽送给我吗？

她不能。

可我能。

我早知道下药不一定能让我怀孕，但我需要这个同房记录让我假孕。

只一件事我大意了，为了保险我买来了两个孩子，却不知道双胞胎不能继承皇位。

不过没关系，多一个总比一个都没有强，至少有得选。

但我也是个谨慎的人，我并没有直接弄死一个，而是先培养着，看哪个聪明留哪个。

抉择的这一天到的很快，但其实也是三年后了。

这三年，我爹愈加霸道，皇帝日渐式微，小皇后也因错被废，与大皇子一同被发配到了疆夷。

但这些都是假象，他们实际上是去收复盛虞澜留下的军队势力，意图回朝救驾勤王。

这世上很多人都死于自负，我爹便是其中一个。

他当初因为年少，被强行夺走了皇位，后来又在皇上年少的时候，霸抢了皇权，所以他便以为，所有的少年都该如此弱势。

但很明显，小皇后和大皇子并不是这一类少年。

所以他们的勤王计划成功了，我爹只能带着人暂退上王府。

我这些年傻白不甜但跋扈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以至于皇上以为我是真的爱他，因此，他虽日常防备我下药，但并不忌惮我。

于是当我主动提出去劝降我爹的时候，他想一想便答应了。

他也不得不答应，这些年我爹拥兵自重，如今上王府里的府兵虽不算多，但个个是精锐，突袭而出虽不现实，可撑到外援破城来救，还是很有希望的。

可到那个时候，京都内决计避免不了一场恶战，最后的赢家是谁，还真不好说。

但我希望是皇上赢。

因为我知道，他多年隐忍不发，最不缺的就是耐心，但现在却在这样一个并不占优势的时机铤而走险，他是有原因的。

他快死了。

他之前为了降低我爹对他的戒心，明知道我爹派人往他的饭菜里下了慢毒，还是佯装不知的全部吃下，所以近一两年他的身子垮的厉害。

他知道自己快撑不住了，所以急着动手。

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。

我爹一向是个惜命的人，所以，即便作为她女儿的区区在下不才我，拿着酒菜进府，也要被检测有没有毒。

我会那么明目张胆的在酒菜里下毒吗？

我会，但我不是明目张胆。

我知道会有人试毒，所以我在所有的酒菜里都下了少量的毒，试毒的人吃一口不会死，但吃很多口的我爹，保证药到命除。

我将亲手做的酒菜，一一摆在我爹面前的桌案上。

我爹不疑有他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跟我唠嗑，丝毫不像被围困的样子。

但是我又大意了，我忘了我爹虽不是个公私分明，但却是个酒菜分明的人，喝酒的时候不吃菜，吃菜的时候不喝酒。

如果我爹选择了吃菜，还有积少成多的概率，但我爹选择了喝酒，那就很尴尬了。

但知道我绝没有第二次机会给他下毒了。

俗话说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可恨之人必有勇猛之处。

所以我难得的勇猛了一下。

「我娘的死，是自杀。」我冷静而无情地看着我爹：「产后补身的药里有红花，会导致产妇血崩，那是我娘求着人放的。」

我这么突然的作死，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想死，而是因为只有酒里的毒量，是毒不死我爹的。

但是如果我爹毒发的时候，还伴随着心跳加速、气血翻涌，就不一定了。

不过我没有说谎，我娘真的是自杀。

这事我知道，但我爹不知道，我也一直没有告诉他，毕竟把我爹刺激疯了，对我没啥好处。

果然，我爹听到我的话楞了一下，瞬间就怒了，怒不可遏的那种。

其实我娘的真正死因，他一直都隐隐知道，但是他不承认。

他不止不承认，他还要消灭隐隐。

很显然，我现在就是这个隐隐。

于是，他大怒着将桌子上的东西拂落在地，伸手就要扼上我的脖子。

我早有防备，立刻站起身来，带着我爹在房间里跑酷，一边跑，一边诛心，生怕他死得不够快。

我爹在我娘的事情上，向来没什么理智可言，所以他很配合地追着要杀我，没多久，就毒发了。

看着他口吐鲜血的倒在脚下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并且补了一刀。

他的眼睛睁的很大，似乎就对自己这么死了感到难以置信。

我蹲下身，看他半晌，轻轻将他的眼皮合上，以前一直想，如果你的眼里能有我一分位置，该有多好。

如今你的眼中真的只看到我，却又觉得没那么重要了。

毕竟是时候做一个进击的太后了！

皇上对我大义灭亲的举动很是感动，待朝局稳定了下来，便封我为贵妃，还在封旨上夸我秉公任直、刚正不阿。

你才秉公任直！

你才刚正不阿！

你一家都秉公任直、刚正不阿！

但鉴于他信了我是因为太爱他，才为他杀了我爹那套鬼话，姑且认定他不是故意讽刺我好了。

除了他，朝廷上下对我也是一片赞誉。

我知道，其中傅丞相没少出力。

我约他见面，他老了很多，两鬓的头发全白了。

听心腹丫鬟说，前些日子皇上囚困我爹的时候，傅丞相为了保我小命，东奔西走，一夜白头。

没想到我遇到的禽兽个个都这么痴情，我爹如此，他也是如此。

于是我决定让他做一件更禽兽的事情，散播小皇后和大皇子的八卦。



他惊骇得睁大了眼睛，消化了好一会儿，还是一副没反应过来的呆样。

我有点鄙视他，作为一个变态，怎么像个井底之蛙一样。

但显然，他是个连井底都没跑全的，讷讷半晌：「这、这不好胡说，他们可是母子。」

我直接就笑出了声，嘲笑他一把年纪还如此天真。

他俩名份上虽为母子，实际就差了两岁，既有青梅竹马之谊，又有朝夕相处之实，还曾同赴疆夷、并肩作战，绯闻简直不要太好炒。

他还有些迟疑的样子，估计是震惊于我过于杰出的掰瞎话能力。

我又笑了，这次笑得很是娇媚，扯着他的袖子不依不饶，他果然受不了这个，一口应下。

我的容貌算不得上乘，只笑的时候，才有些传言中妖艳贱货的影子。

但我和其他的妖艳贱货不一样，我不妖艳，我只贱。

所以在当年，我初初发现大皇子看小皇后的神情不一般时，便想着总有一日，我能利用上这件事。

然后我就忘了。

但是幸好我有个好习惯，我喜欢记笔记，又凑巧前两天翻到了这段笔记，果然还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如今可不就是被我料着了。

毕竟反派不就是用来给人添堵的吗？

我懂，我一向都很有反派的操守。

当然添堵也不是瞎添的，没有目的的添堵，不仅不能衬托出我很睿智，反而会显得我很降智，所以我有理由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